

文坛观察

站在辽阔的丰收田野上

梅洁研究 述略

□兰善清

大型文学期刊《长城文丛》2018年第3期推出《梅洁研究》专辑，由六位专家学者撰写的近8万字研究论文组成，全方位论述了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梅洁的文学创作成就。如此不同寻常的关注和介入，堪称是2015年七卷本《梅洁文学作品集》出版以来，最权威的一次梅洁创作研究，亦是自梅洁步入文坛38年来学界给予的最为倾情的一次学术解读。对于一个创作持久丰硕、为新时期文学作出较大贡献的作家，这种集体回响似乎来得迟了些。但好饭不怕晚，更何况如此站在辽阔的丰收田野进行心灵式式的专场慰问，对耕耘者、收割者都是一个酣畅时刻。

其实，梅洁从步入文坛之初便不缺欢呼声，梅文（梅洁文章，以下同）一经问世便是美文，其稳健高格、风姿绰约与日俱增、与年俱丰。从普通读者到创作界、学界都有无数铁杆粉丝，他们纯情热爱，由衷赞赏。文学批评界如雷达、白烨、李炳银、李晓虹、龚举善、王兆胜、范川凤、鲍凤、蔡江珍等，创作界如铁凝、林非、陈建功、尧山壁、刘向东、王剑冰、陈冲、王宏甲等，伴随梅文一路掌声，一路喝彩，与梅洁的文学创作形成最美和弦，成为文坛绮丽一景。此次创作界与学界集体发声，乃梅洁创作持续发力的自然效应，是数十年如一日好评的大荟萃。

本期论辑中，评论家封秋昌洋

洋三万言的《梅洁论》，深切地论述了梅洁创作的最大可贵之处：持续葆有行走特色。这种行走非常可贵，令人起敬。当创作时风趋向于在宾馆、茶室侃故事的潮流下，她依然恪守创作的底线。她总是背上行囊，千里万里地行走，把作品植根在现实的真实土壤中。其笔路之正，为文品行之端，是极其罕见的。这种行走决定了梅文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都是当代文学创作中响亮的这一个：诗歌里有坚实的人间烟火味，美丽而不晦涩；散文注重守住真心而超越一己之情，大别于小女子散文而拥有言情的极大正能量；报告文学则深刻地彰显出梅氏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为时代书写，为人民利益鼓呼，在人类良知上抖擞着淋漓的笔墨。封秋昌指出：她不仅在行走中获得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扩大了眼界，净化和提升了精神境界，因而思考和写作既有家国意识又有人类意识。

作为长期关注梅洁散文创作的《散文选刊》原主编、散文家王剑冰，在此次论述中对梅洁散文更是情有独钟，故而写下《梅洁散文述评》万言专论。对于梅洁其人及其散文创作，她给出的最为掏心的论定是：她力摒扭怩作态和脂粉气，端端正正、潇潇洒洒亮相。大恨大恸，一个自然率真的人，正是有了这种个性，才有了刻骨铭心的文字，成就了梅洁作为女性散文作家代表的一个重要特色。王剑冰先生

不吝赞誉地表示，梅洁是女性作家中超常规的写作者，迄今为止，她还在高举大旗冲锋陷阵。她是大漠中一汪涌动的泉，对着逆境较劲，怀着热烈奔跑，顶着困难挣扎，流着泪水歌唱。她把一个柔弱的女子做硬了，把一个多舛的命运掰直溜了，她始终笑在年华里，笑在文字中。

诗人刘向东激赏的是梅洁作品典藏中的诗。同为诗坛的歌者，他有着非比寻常的共鸣与同怀。刘向东称诗人梅洁胸中有泪，言中有物，文中有诗，他说梅洁的本色是诗人，是一个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她的诗打破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意愿之间的界限，暗中确立幻觉中的存在，提供主观、能动的合理性，最终用具体超越了具体。同时，刘向东认为诗歌帮助了梅洁，让她写下了抒情但又及物的诗篇，即便是一些瞬间感受，也充分呈现出她的灵魂。同时也使她在匆忙的变动不居的世上得到慰藉，使她找到了高于生存的东西，并借着它塑造出自己诗意的生命。

慧眼识珠的《十月》原副主编、评论家田珍颖认为，她最看好梅洁创作里具有骨感的审美气度。她关注到梅文中极具草根性的庞大人物群体。这些人群或因自然环境的恶劣而生存艰困，或因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他们的境遇令人担忧。在梅洁充满良知的笔下，他们被放在风口浪尖上，他们众志成城，祖国在上，我把故乡献给你。无与伦比的凛然大气构成了

梅文 无与伦比的壮怀风格。对此，田珍颖感慨地说：梅洁融汇在作品中的深情是一种灵魂的出行。

学者范川凤的《解读梅洁》从学者的层面充分关注梅洁创作的深刻与独到，尤其是从梅洁的生命悖论中洞悉了一个作家的博大胸襟，这一剖析切中肯綮。所谓生命悖论，亦即苦难遭遇与对苦难的崇敬，以苦难的心为我们歌唱。论者由此探析了梅文的经脉：言说了苦难，却将无与伦比的善良散布人间；倾诉了一己之情怀，却将一颗博大爱心剖白于世。对苦难记忆的倾诉使她同时担起了关注人类命运和人类精神的责任与使命。梅文的旷世悲悯之心建筑其上，梅文扣人心弦的诗化倾向建筑其上。

学者王超从文学史的历史形态，高度赞誉了梅洁散文话语的文学价值，称其艺术元素高蹈于时下散文语言的三种形态之上，形成了梅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时代独特性。王超的论述从三个维度纵深开掘：一是从梅文走进历史、回到当下的思想回归，感受她笔墨中涵养人类文明的厚重力量；二是梅文 中的血脉初心始终不曾止步，且不断扩散、放大、延伸、推演，直抵一种超越性的情绪体验和书写模式；三是执守博爱道义，由苦难和大爱及其悲悯体验构筑了梅文 表达的圆融叙说。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学者，王超更注重纵向横向的纵横开掘，从而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

一部校理精详的心血之作

读《沈伯俊评点 三国演义》

□姜超

《三国演义》描摹的时代虽短暂，却波澜壮阔，写尽历史之妙、演义之神，其间有说不完的哲理、道不尽的情思，以至形成一脉强劲的 三国学。古往今来不乏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沈伯俊评点 三国演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8月出版）一书是一部值得赞许的用心之作。

民国时期，亚东书局以新式标点推出毛本《三国演义》排印版，自此《三国演义》小说评点本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伯俊长期从事研究明清文学，尤对《三国演义》颇为倾心，著有《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等著作15部。他有朱墨灿然，敷演天下大势；青梅煮酒，评点三国英雄用情之语，作者从当代视角回望历史，以家国情怀释读经典，评点文字逾20万，被学界誉为毛本之后唯一形式完备的三国 评点本。

沈伯俊先生毕身沉潜《三国演义》，不仅对其版本进行精心校理，而且对其丰厚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以及三国文化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丰硕，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 专家。沈伯俊先生肯定了《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史书探源，从史据和人物塑造上追根溯源，一一指出历史原型与变异，认为《三国演义》成功地将《三国志》的主题意蕴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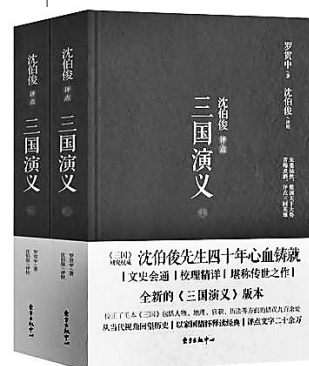
沈先生判断罗贯中著的长篇小说不止一部，而《三国演义》未必是第一部，将其表述为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以求严谨准确。全书校、评相结合，以毛本《三国演义》评点为中心，在每回插入总评、尾评和眉批。沈先生的 校重在校正《三国演义》毛本的技术性错误，从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其他错误等五个方面入手，细数达九百余处。辨伪匡误，是沈先生校理的精髓，此种艰苦努力非一日之功，他已积40年心血，做到了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此书不乏抽象的理性分析，但更多用的是印象批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品评，强调涵咏浸渍和整体直观。他铺展的是阅读时派生的感知印象，若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些品评随意起兴，注重审美感受，有时三言两语，但言简意丰，直达根源。评点者有意放纵目光，深入历史之幽，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历史、现实做同一生命的律动。注重接受者和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直观领悟。评点时比一般人更为敏锐，观察也更显精微。不完全用直觉思维观察批评对象，也注重批评的清明理性，竭力突破自身个性体验的藩篱，追求 批评的公正。沈先生的评点文字，似 理性的直觉，又似 直觉的理性。

沈先生吟咏历史的视角较为普通，祛除了望道者的批判与高傲，不断寻找新的聚焦点，从众人忽视的事件中见到奇迹，在残垣断壁中汲取灵感，自故纸典籍叩问本相，这一切离不开写作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和情感投射。曹操仍可算刘备的平生知己，此语充满正式的书写，不是以建构大的理论框架见长，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对历史进行为我所用的剪裁、拼接。

在史实的钩沉、梳理中，沈伯俊小心理地给出结论。他细心观察助推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尽量公允客观、不带偏爱与挟私地开展评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努力将其带入历史人物的本真心理，揭示了历史发展轨迹的偶然性，这在历史人物曹操、诸葛亮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曹操向王允借七宝刀以图刺杀董卓一事，沈先生评点道：欲刺董卓，先借宝刀，预留后路。虑事之老练周密，又非常人可及。这样的评点可谓客观公允。他对曹操的政治智慧、吸纳人才、发展生产等举，笔端颇多赞赏。

最难能可贵的是，沈先生指摘《三国演义》存在的多处疏漏，比如：这十五年占了整个蜀汉历史（221-263）的三分之一强，其间蜀汉政局有什么发展变化，几任执政大臣有什么功过得失，后主是怎样逐步由庸主变成昏君的，作品完全没有描写，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后半部内容的一大缺陷。这无疑准确命中了《三国演义》前半部分精彩而后半部分相对稀松的艺术缺憾。类似的评点还有对孙权 嘱托与葬 的评点：仅就立嗣问题而言，便拖延多年，敷衍不断，弄得父子反目，大臣凋零，朝纲不振。当他临终之时，却有多少悔恨，多少担心，《三国演义》却都没有写，实在可惜！沈先生不迷信古人，且追思不断，所以能在评点时接连提出新知新见。



浓郁的京城生活画卷

评刘一达《道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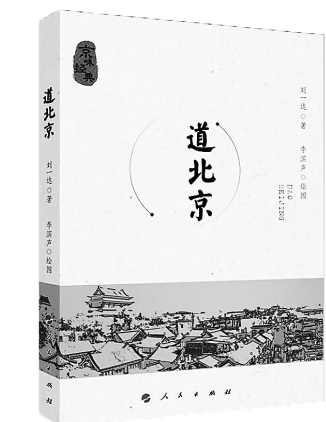
□刘小兵

《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是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随笔集。全书分为含英咀华 悠悠岁月 有典有故 三部分，共32篇文章，体现了刘一达对北京人文历史的独到观察和解析力。书中，通过朴实的讲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北京的人文历史，介绍了古都的风貌、民俗和民情，表达了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变迁的思考，彰显出作家对京城和京味文化的无比热爱。

在 含英咀华 这一辑中，刘一达从北京的城门、大杂院的演变、功能多样的会馆谈起，全面回顾了老北京在城市建设中的历史变迁。这些亭台楼阁和巍峨大厦，于一砖一瓦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建筑智慧，也洋溢着浓郁的人文底蕴。大到城区的布局，小

到城门的耸立，以及桥与塔的修葺、胡同的走向、古槐的保护，无一不在述说着京城的沧桑与巨变。那些古朴的亭楼、老旧的大杂院、寂寥的会馆，或多或少都蕴含着一段故事、一场优美的传说。刘一达以其京味十足的独特言说，钩沉历史，妙释典故，详解深蕴其间的北京风韵，把城与楼、楼与人之间的悠长渊源，鲜活地融入时代的更迭与变幻中，构筑了一幅浓郁的京城生活画卷。

在 悠悠岁月 这一辑中，刘一达畅谈了北京众多老字号的历史沿革，回溯了庙会、花会、合作社的盛景，讲述了老北京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作家徜徉于浩如烟海的史料，打捞业已久远的民俗记忆，从寻常的衣食住行里，还原了京城生活的繁华与恬淡、洒脱与安适。那浓烈的烟火味儿、俏皮的市井方言、高亢的



京腔京味，仿佛正穿越着不老的时空，把我们带到那个风情万种而又让人留恋忘返的京都。如今，漫步北京街头，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依然在老百姓的饮食起居中占据着相当的分量。而由这些

老字号衍生出来的品牌文化，现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受到大家的重视，老字号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庙会、看花会、喝蛤蟆骨朵这些由来已久的习俗，有的早已被摒弃，有的则被传承下来，以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继续丰富着京城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 有典有故 这一辑中，刘一达兴致盎然地聊起了北京的一些老规矩和节日民俗。生动的诠释，让这个六朝古都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在潜移默化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位。从初次登门拜访送什么见面礼，到熟客串门应赠送什么小礼物；从按辈分上桌椅吃饭，到进食中不能嚼嘴弄舌；从堂前屋后不宜栽植什么树，到不能当着客人面数落孩子等。这些事无巨细的老规矩，可谓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的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有的饱含着贤达的人生智慧；有的给人以教益，有的增进个人修为。比如，同桌吃饭要懂得谦让，晚辈要等到长辈落座后方可入座。这不仅凸现出一个人的个性修养，也是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书中，类似的老规矩还有很多，无一不在诠释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的深刻道理。刘一达把人文传统与繁文缛节巧妙地区别开来，精心解析蕴含在其间的处世之道，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时至今日，有些老规矩还被京城人们沿袭了下来，成为许多人修身养性的道德指南。

北京，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看罢《道北京》，对北京的认识和了解会更加立体而全面，这不但能激发人们对首都、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也能进一步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有关青春的写作

从杨智俊短篇小说集《青春正阳光》说开去



□赵振杰

拆开快递包裹，映入眼帘的是八九个少年的青春背影，以及赫然在目的五个宋体加粗字 青春正阳光。杨智俊的《青春正阳光》（团结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这本新作一入手，看到 青春 这个词，熟悉之余，更多的是一丝隐隐的担忧。这种担心并非毫无原因。青春写作 基本已被韩寒、郭敬明等一批80后作家提前消费了，并且形成了两种模式化的文本意识形态：要么一本正经地为赋新词强说愁；要么掰着指头细数 梦里花落知多少。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加可怕的是，青春文学在电影娱乐产业和大众文化工业的包装与兜售下，几乎被透支殆尽。在这种强大的审美惯性和写作无意识的诱

导下，要想写出 青春 的独特性和异质感是极具挑战意味的。

然而，读完小说集中的《安眠药》和《手》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必须承认，杨智俊的写作着实为 青春文学 正了名。随着阅读的深入，越发觉得原本稀松平常的题目 青春正阳光 耐人寻味起来。不管是作者本意如此也好，还是笔者一厢情愿的文本误读也罢，笔者更愿意将题目解读成 青春正面是阳光，它的另一重意思就是 青春反面是阴影。正面照射的阳光越强烈，背后的阴影就越清晰可见。杨智俊的小说集突出地呈现了这一现象。小说的 沉沦与痛苦 篇大体呈现的是青春的阴影面积，而 希望与新生 篇则主要表现了青春光照下的温暖与柔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集的主题是 青春，然而，其着力点并非是 青春写作，而是 有关青春的写作。在杨智俊的小说中，很少会发现第一人称叙述，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甚至有些故事乍一看似乎与 青春 并没有太多关联，例如《新法养鸡》《租羊》《夜色温柔》《酸枣》等篇什。正是这些非第一人称的、看似与青春无关的小说扩充了 青春 的内涵与外延，即在杨智俊的笔下，青春 并不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自伤自悼、自怨自艾，而是被放大为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际遇的无数个 他者 的集体无意识，乃至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

精神青春期和社会症候群的深层书写。

当然，杨智俊的小说并非没有瑕疵。坦诚地讲，这些缺陷就像小说的优点一样显而易见。其中，最大也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作者的表达欲望和对话冲动过于浓烈。他不仅为书中两个部分各取了一个篇名，还分别用一段话对篇名进行了充分注解。即便如此，还是意犹未尽，甚至在每一篇小说的开头都安排了一个由人名名言构成的题记，似乎生怕读者看不懂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而过分贴心地总结概括好了中心思想或形而上内涵。这种表达欲求反而给读者带来一种画蛇添足的冗赘感，甚至还有些许稚气未脱的程式化痕迹。

在笔者看来，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于80后作家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市场的开放，80后作家为了在大众文化场域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主动以 青年亚文化 姿态向精英文化发起挑战。这一群体特征在90后作家身上却几乎荡然无存，90后发展了另外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文化趣味，因此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会时常遭遇 语言不通 的尴尬。《青春正阳光》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表达欲求和对话冲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作者的代际特征和潜意识。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作者的写作动机和隐含读者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显然，

作者在创作之初，希望读者群越大越好，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一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同时为了获得专业人士的青睐，作者又试图让每个题记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属性。其实，无论如何装点，一部作品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此外，作者在文本中控制欲过强，也不符合文学的创作属性。米兰 昆德拉说过，小说（文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可能性的包容。在现代文学创作伦理中，作家应自觉地建立起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

关系。这不仅出于对读者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己叙事能力的自信。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指出：在文本中，叙事者的能力越大，权力就越小，相反，叙事者权力越大时，能力就越小。这里的 权力 指的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钳制力，而 能力 指的是作者对自身写作水准的自信程度。如果一位作者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套到人物身上，那么，笔下的人物势必无法按照各自的行为逻辑自由发展。由此，就容易出现 语言与人物不符 千人一面 观念先行 等缺陷和弊端。



学会宽容

漫画

喻萍作